



春秋說

吳惠學士生奇著

莊公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孔疏云貴王人所

以責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經作公會齊人宋人鄭婁

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官側而振萬焉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

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以

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一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穀梁傳善救鄭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莊三十二年冬秋伐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

救邢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伯二傳作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

遷之師無私焉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邢已

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衛亡而邢未亡蓋狄病之非滅之曷為先言次而

後言救君也臣先言救君先言次君則其稱師何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故稱師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

之意也是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

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

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是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明救許者即

伐鄭之諸侯也故稱遂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二

左傳夏諸侯伐鄭秋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謂諸

侯還明楚未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

銜璧大夫襄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

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是時楚人伐徐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上遂次於匡

左傳十五年春楚子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於牡上

尋蔡上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

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

案左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則是齊兩伐厲三救徐經皆書其一

而已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也

狄救齊

五月成寅宋師

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穀梁傳皆曰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

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案傳殺公子買在楚人救衛前

以楚救不克而殺之也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

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文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是年秋楚人圍江後漢志安陽故江國贏姓義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三

陽郡治也本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爲義陽郡治有江亭世謂白茅城圓而不方故江國也

與秦同姓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葢以同姓故歟

左傳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經不書

冬晉以江故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

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設也其爲設奈何伐楚

爲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

也

九年三月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人伐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宣公

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棊林伐鄭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

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

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

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

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棊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

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四

穀梁傳善救陳也

九年冬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
伐鄭

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
莫知在何年杜預以六年傳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傳不言厲亦無逃
歸之文定有脫簡必欲指以實其事妄矣 晉卻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

十有二年冬衛人救陳

宋師
伐陳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經皆
書人

同盟于清丘日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傳
夏楚子伐

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穀梁
楊疏曰衛人救陳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

足爲善
故不釋

成公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五年冬同盟于
豳牢鄭服也晉欒書救

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士范文子燮韓獻子厥諫曰不可乃

遂還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杞伯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

皇清經解惠學士春秋說

卷三十四

五

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

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襄公

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楚公
子貞

帥師伐陳

左傳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合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楚子囊爲合尹范宣

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經

不書城棣蓋去陳尚遠故不書非公不及會也。案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傳稱會于鄆以救之經書會不書救

非救也

穀梁傳善救陳也

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陳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左傳秋七月諸侯伐鄭已酉師於牛首冬十月諸侯之師

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

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六

庇鄭鄭何臯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郟季孫宿帥師救郟

遂入郟

左傳季武子救郟遂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也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穀梁范注至遇而齊師已退

二十有三年八月叔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為二隊八孟門登大行張

武軍於熒庭戍郟郟封少水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斃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雍榆晉地後屬

魏淇水逕其南又逕其東東北逕頓丘入白溝

公羊傳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哀公

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是年秋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

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

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

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忝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七

王揖丘大城鍾邗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

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

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年冬吳救陳

是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辜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

安民乃還

王者之師伐有辜救無辜惟其義而已呂氏春秋曰先王攻伐

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者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

大焉後世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者也守無道而

救不義則禍莫大焉故伐不可非救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

義伐可也救可也兵苟不義則伐不可救亦不可故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惟善其救揆厥所由由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之恣行亦幸矣善救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學者說春秋以爲言救未有不善者其不然乎假令文王伐崇而同惡者救之何善之有哉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而求其彼善於此者則莫如齊人救鄭齊人救邢猶不失爲義兵故春秋善之善之則曷爲稱人

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閔元年齊人救邢

春秋稱人

之義有三一曰討賊二曰伐戎三曰救患討賊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誅也伐戎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病也救患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患也莊二十八年救鄭稱人是齊侯歟曰齊侯也何以知其是齊侯經書公會傳言諸侯則齊侯宋公明矣三十

皇清經解

卷言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八

年齊人伐山戎說者謂稱人以貶之此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且云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貶之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爲此說者不知春秋異於秦漢戎狄徧於中原近在門庭患生肘掖亡邢滅衛皆非外夷齊侯北伐南侵亦非遠略管敬仲明言戎翟豺狼不可厭也孔子亦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乃謂勤兵遠伐故特貶稱人不亦妄乎然則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曷爲不稱人或云狄之患大於戎齊桓舍狄而伐戎戎狄之患一也安得以意而分大小哉一

稱人一稱爵者以其稱許男不可不稱齊侯也稱人非貶稱爵

非褒如以北伐山戎爲遠略故稱人以貶之則齊侯伐北戎獨非遠略乎而顧稱爵以褒之也其不然必矣

趙匡欲改齊人爲齊侯以就其說劉

原父以爲越竟伐山戎乃沛然自得於功而欲封禪此本史記封禪書不見春秋內外兩傳後人綴封禪書數語編入管子其言誕妄不足信也原僖元年三師次于鼂北救邢穀梁謂言次父可謂博而無識矣僖三年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三十年師非救也信乎曰否莊三年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三十年師次于成欲救鄆而不能皆書次而不書救則其不能救信矣鼂北三師先書次後書救則能救可知或云救患如拯焚當如奉漏卮沃焦釜不可須臾少緩獨不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乎救者惟期有濟而已如其有濟雖緩何傷也邢之亡非實賴齊桓救之力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後言次豈畏齊而不敢進歟非也齊侯聞晉之亂而伐之築熒庭戍郟邵封少水嘗與臧孫語而自多伐晉之功臧孫笑之且以爲君似鼠夜行晝伏畏晉實甚豹雖懦必不畏此

皇清經解

卷言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九

夜行之鼠矣蓋至雍榆而齊師已退也齊霸終而魯救齊晉霸衰而魯救晉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於策而左氏以爲禮者蓋鼂北與雍榆皆次也而一先一後見君臣之禮焉僖十八年宋襄伐齊納孝公歟抑伐喪歟傳稱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及桓公卒而雍巫易牙立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納孝公而伐齊齊桓之元妃王姬無子長衛姬生無虧閔二年齊桓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明齊桓之子無虧最長無虧長而齊立之且桓公許之矣特以立之者皆小人而桓公又嘗屬孝公於宋如孝公當立則經曷爲書伐而不言納子昭哉經書伐而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非伐喪而何故魯救之於前狄救之於後經兩書救狄與魯同辭蓋進之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且宋襄

會盟征伐春秋皆無善辭後之人乃列於五霸異哉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襄十年晉侯伐鄭楚公子貞救鄭伐者義乎救者義乎曰皆非義也如以強弱論則晉文強晉悼弱故晉文能禦楚而晉悼退而避之方晉文之伐衛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遂出其君以說于晉豈非晉文強楚人不克救衛歟不克救曷爲書救是時楚成穀魯成衛其欲救衛也必先告魯故書救魯懼晉而殺成者以不卒成臯之成不卒者非以其救不克哉晉悼合諸侯以伐鄭與楚夾潁而軍鄭涉潁與楚人盟竊料晉之不敢與楚戰也由是晉師退而楚人乃還則楚實能救鄭矣故救衛救鄭皆救也其事同其情異一則晉強而楚弱一則晉弱而楚強如以義言則兩國交爭伐與救皆非義也晉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十

悼既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乃城梧及制以逼之數合諸侯之師以伐之其不仁亦甚矣楚雖能救鄭仍終不能得鄭也故我謂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者以此春秋二十三救皆先言伐或言圍後言救未有伐與救並行者惟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伐與救並行焉江遠而楚近勢不能越楚以救江故聲言伐楚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旣不成伐復不成救也貫之盟江黃皆與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齊桓尙不能救黃晉陽處父又焉能救江哉楚人滅江秦穆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江與秦同姓未聞同盟而秦穆

謂之同盟者以其嘗與諸夏之盟也同盟滅盟主不能救則盟主恥之雖非盟主亦以喪禮自處哀而矜之我所謂救非義者以爲不能救而徒有救之名若陽處父者不如勿救而已矣宋衛同盟於清丘而外楚且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孔達背盟而救之此不當救而救之者也不能救而救之者不猶愈於不當救而救之者乎然明知其義而背之與不能爲義而竊取其名均非義也盟主之宗諸侯者太上一以德綏其次以力服德不能綏力不能服一伐之一救之如兩虎之鬪爭而可謂之義哉善乎延州來季子之救陳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辜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不亦可乎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十一

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辰大雨雪

是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經不書王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

此左傳經文

書始也

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

尺爲大雪

此謂大雨雪非以平地尺雪爲異也趙匡駁之妄甚且既震而大雪傳固明言時失矣

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何注周之三月

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雖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雄雉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失其時

大雨雪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

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師說謂平地七尺雪盛陰之氣也

盛陰之氣大怒

穀梁傳震雷也雷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

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兩月志正也

桓公

元年秋大水星善激星也日入至秋星出謂之谷不見者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孔疏原地之高者不宜有水出者謂水出於

平原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夏大水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公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

穀梁經夜作管

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

大水無麥苗

左傳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右而秋無如通

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恆星者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星復

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以書記異

也

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不見者法度廢絕之象夜中星反者房

心見於虛危斗

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管不見者可

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是夜中歟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

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瘡也

瘡一作瘡一作潰

大瘡者何痲也

痲卽癘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皇清經解

卷三 萬士

惠學士春秋說

三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

僖公

十年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

國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陷入地中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

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既卒之稱凡伯單伯皆天子之大夫也魯大夫未有生而稱伯者公穀二傳以單伯為魯大夫失之甚矣

左傳震夷伯之廟暉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十四

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
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風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確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是月邊魯人語曷為先言

六而後言鵠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

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
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
先數聚辭也自治也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
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禮夫人居

中宮少在前右勝居西宮左勝居東宮少在後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
是為閔宮也

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左傳秋大雨雹為災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易中字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

霜而不能殺草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

定元年冬十可殺而不殺舉月隕霜殺菽

輕也

菽重草輕

文公

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漢書注文穎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春秋

志孛不志彗彗孛孛寬一星不得妄分長短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有環城也

中魁

宣公

十年秋大水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二傳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

宣王中興故廟

不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

穀梁同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六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時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廟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謂之新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

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切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五年夏梁山崩 秋大水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纒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江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汩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與二傳略同惟洪伯宗爲伯尊重人爲輦者且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撰善也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七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木冰猶木介介者甲也兵之象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襄公

九公春宋災災公羊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纒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合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宅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遘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大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儆宮二

師令四鄉正敬享魯有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

掌二 鄉 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

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災者天火故知有天道杜預謂宋人先知

之妄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文耀鉤云

味謂鳥陽七星為頸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七星為朱鳥頸味與頸共在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在南方令民放火味為火候故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南方七星共為朱鳥宿東方七星共為蒼龍宿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心為大陶唐氏之火正火與日出沒伏在日下不見令民內火

商人闕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是年冬大饑

皇清經解 卷言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五星皆右行於天恆星為經五星為緯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星紀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枵之言耗耗虛之意星紀為斗牛之次玄枵為虛危之次歲星此年當在星紀明年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淫行失次也以

有時舊陰不堪陽服虔云歲為陽玄枵為陰歲星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水蛇乘龍

歲星為龍虛危為蛇歲星在虛危龍在下而蛇在上蛇乘龍之象也龍宋鄭之星也房心為宋角亢

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靄而

出之

服氏謂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鄭元荅孫皓問云西陸

朝靄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共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火出為夏三月至四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九

月而畢周禮夏班冰是也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

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

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

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

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雹不為災不書于策

九年夏四月陳火

左傳夏四月陳災

左傳經文

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曷為

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臯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

陳存稀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闕陳而存之也
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天漢在箕斗間是時天漢斜列於天大辰見在天漢

西孛星又出於大辰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

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伐為參伐也伐在參北傍與參連體而六星

辰亦為大辰

穀梁傳一有一亡日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子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始也易風自火出風屬木始於東北故東北融風為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

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前年梓慎所料者一一皆中而我獨制之者子產所謂多

言或信也梓慎登大廷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

告火前年冬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瓊筮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是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與亦不復火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莒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定公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

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

重也趙匡曰百草未死豆苗先枯惟豆易凋非舉重也如其然則隕霜殺菽乃常事耳安得以為災而特書於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敬策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公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先儒服氏曰季氏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

之社益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

戒也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日方出宿不見

故言

魯論稱子不語怪說者遂謂聖人不言災異而春秋災異皆書于策漢儒董膠西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災異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中壘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膠西錯互不合及其子欽治左氏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宋儒盡斥之爲妄由是學者絕口不言災異愚以爲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明備而春秋災異洪範咎徵確然可信者焉可盡斥之爲妄乎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八日皇清經解卷音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三

之間再有大變公羊以爲失時又以爲倣甚倣甚者盛陰之氣大怒臣將弒君之象也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信倣甚矣皆與隱九年三月同占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成焉隱尊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年皆強臣劉裕殺之盛陰大怒不益信乎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會稽大雨震電庚午大雪亦與隱同占是時西京孤危九州幅裂愍尊出降青衣行酒旋死於胡胡非盛陰之象哉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謂恆星不見夜中星反復見何邵公以爲恆星者參伐浪注法度之星星反者房心復見於虛危

斗虛危齊地言王者法度廢絕齊霸將興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餽時有流星大如缶長十餘丈或如孟或如雞子燿燿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燿燿有光釋繹不絕星隕之狀一在夜一在日餽時未昏而星隕有光其災尤重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皆與莊七年夏四月同占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臣聞三代喪亡者皆由婦人書云乃用婦人之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成帝趙后亂內王氏擅朝其後莊公亦內嬖哀姜外惑二叔哀姜亦殺莊之二子故星隕之變先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見於七年雖天下之異亦魯國之災也若非齊桓撫而存之則魯不國矣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劉中壘謂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劉歆謂東方卽大辰不言大辰者且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故不言大辰漢末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大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受禪初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

南斗亦同

王者疾病

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秋七月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主之象也由是楚莊興而觀兵周疆遂敗晉師于邲非所謂強國發兵諸侯爭權歟晉太安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此與哀十三年十一月同占曰孛主兵喪咸寧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猶哀十三年十一月星孛于東方後七年而吳亦亡此其應也春秋星孛于北則齊晉宋陳鄭莒之國並弑其君星孛于東則楚滅陳越滅吳三家田氏篡有齊晉故漢文之末星孛西方後吳楚七國亦滅皆兵喪之應矣獨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謂諸侯皆有火災者大火謂之大辰辰爲火房火災曰喪然則孛主兵兼主喪歟孛字氣似彗彗有五蒼赤黃白黑其占各異以狀言之曰彗以義言之曰孛孛者惡氣故主兵喪卽彗也晏子春秋以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三

爲孛之災更大於彗其言曷足信乎庶徵之恆寒春秋大雨雪大雨雹隕霜殺菽雨木冰皆恆寒之罰也木冰一曰木介亦曰樹稼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與咸十六年正月同占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王薨愚謂盛寒之歲冰雪封條久之乃解樹枝如故寒歲皆然何足爲異哉穀梁子曰木冰者根枝折也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晉太康五年九月南安暴雪樹木摧折此所謂木冰洪範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不曰木折而曰木冰者冰陰木陽陰能脅陽故冰能折木言折則冰不見言冰則折可知此乃草妖非無故也若夫魏黃初六年正月晉太興三年二月永和八年正月太元十四年

十二月皆言雨水冰與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等此乃封條雪而指爲雨水冰豈其然乎穀梁之說蓋受之師矣其占則未有聞焉或曰小人亂邦之象是時魯有僞如之亂蓋其應歟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同應春秋定元年冬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漢與吳皆在九月明非殺之時而定元年較漢與吳更早一月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穀又不足言矣蓋石顯呂壹後皆伏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於季氏爲寄食之君昭哀二公皆客死於外故當定卽位之後夏之八月而有隕霜殺菽之災蓋陰寒殘勁草君弱臣皇清解

卷三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強之象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異亞於公子遂抑或然乎劉中壘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則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則爲霰霰者陽薄陰雹者陰脅陽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則不然春秋不志霰而志雹者霰不爲災而雹能爲災也說者謂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雨偕信讒殺無辜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其爲狀也或如雞子或如梟卵或如彈丸或如拳或如斧或如杯或如馬頭傷麥害稼殺人其災若是故季武子患之問于申豐而有雹可禦乎之說申豐謂雹之爲災誰能禦之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其所以然者蓋先王有藏冰之道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

弗用則風能發之爲雹而成災然則陰脅盛陽而爲冰風發寒冰而爲雹非陰則冰不成無風則雹不發劉向之說必合于申豐之說而始明左氏所據者皆先典諸儒羣起而攻之則吾豈敢庶徵之恆燠春秋無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皆恆燠之罰也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中壘謂無冰爲天下記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兩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生蟲知臯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闕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是時文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之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九年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於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於其末年而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乃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春秋志曰食兼志地震後世推曰食之法至元郭守敬而始精至本朝而益精則日食可推而得

也獨漢張平子造候風地動儀制作倖造化天下如有地動等
其方面卽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則似地震亦可推而得矣其
術千古不傳莫知其故春秋志地震志災歟抑志異歟昭二十
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傳稱八月丁西南宮極震三日之間魯地
震西周地亦震是時始分東西周王子朝爲西敬王爲東南宮
極者西王之大臣也以震而死猶夷伯之廟者魯大夫展氏之
廟也僖十五年以震而災則是魯地震而夷伯之廟災明矣曷
爲不書災而書震且不書地震而獨書震夷伯之廟大夫之廟
災春秋不志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

官災君之宮也故謹而書災而夷伯之廟亦稱災則君臣無別

矣君子惡其無別也故特書曰震夷伯之廟而地震亦見焉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七

實廟以震而災與以火而災等災耳不書災而書震者君臣之
辭也且曰震又有恪恭震動警戒之辭是時季友立僖實秉國
政遂世其卿故於季友之將死也震夷伯之廟以警戒之若曰
有隱患者人所不知天必誅之云爾

夷伯之廟震於十五年九
月季友死於十六年三月

春秋志火災其救之政弔之禮備詳於傳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莊十一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

襄九年宋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志以我往弔特謹

而志之故澶淵之會明言其故曰宋災然則救災之政弔災之

禮非事之大者歟或以宋災爲小明言其故以譏之殊失春秋
之義矣說見前餘皆畧而不說惟說確然可信者數條仍存疑

以待後之學者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一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天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二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桓公

三年冬有年 趙匡曰凡豐年告廟勤民而敬先故書之非也桓宜非有道之君安得勤民而敬先春秋十二

公勤民敬先豈獨桓宜二公哉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

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

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 孔疏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始發蟄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一

也漢初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大初以後更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則啓蟄當正月雨水龍見當四月小滿始殺當八月秋分閉蟄當十月小雪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驚蟄正月既啓之後二月驚而走十月始閉之後十一月則遂閉之也啓蟄正月中閉蟄十月中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以建卯龍見而雩 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東方之星蒼龍之宿昏見東方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鄭康成云雩之正當在四月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 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

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早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

災也

莊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服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得齊之糴救民之急故不至於饑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穀梁以無麥禾為異時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二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龍見而雩常事不書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

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穀梁傳旱時正也

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
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
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兩文不憂雨也不憂兩者無志乎民
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宣公

七年秋大旱

十年冬饑

是年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有五年冬饑

是年秋蝻

左傳冬蝻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成公

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襄公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有過雩有旱雩故釋之

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有六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是年秋大水

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一惠學士春秋說

四

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

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是年春無冰宋鄭飢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

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辜大矣奪之官邑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是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定公

元年九月大雩

左氏無傳杜預謂過雩非也襄八年九月大雩昭六年九月大雩左氏皆以為旱則此亦

早可知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

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穀梁之意以為雩月正雩時非正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故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

也月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經書八月雩乃夏之六月書九月雩乃夏之七月故曰其時窮力盡然則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益信

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

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

雩者為早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

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四時備曰年五穀熟亦曰年春秋紀年之書也一書有年一書大有年皆告廟而以喜書二百四十二年僅兩見而已一見於桓三年一見於宣十六年蓋必人君有道而後三時不害民和年豐乃足以爲喜而書於策桓宣二君皆非有道而有年且大有年曷足以爲喜而志之哉公羊曰恃有年也國無道而恃有年喜之歟抑幸之歟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六

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一穀不升可謂之嗛未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八月無禾追書無麥五穀不升

卿出告糴是爲大荒

說見前

大荒者大饑也曷爲不言饑饑而不

害故亦不言饑齊桓之德也人皆謂臧孫告糴急病讓夷我獨謂齊桓恤鄰分災救患則桓德之及人遠也僖十九年諸侯盟于齊是時小白之卒已三年矣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則桓德之及人不亦遠乎禮有雩祭祭水旱也周官大祝六所有祭無雩蓋言祭則兼雩言雩不兼祭故春秋不書祭而書雩禮有六祭山川日月星辰祭山川者水旱癘疾之爲害祭祭日月星辰者雪霜風雨之不時雩則惟爲旱禱祭法

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分爲七其實寒暑
卽時故崇禮惟六王肅以爲六宗失之俗儒謂康成破宗爲崇
非也說文引祭法亦作崇不作宗豈康成破字哉崇爲營域祭
皆有壇故有零壇魯之南門一名零門水經注零門南隔水有
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然則崇卽壇名猶泰昭王宮
夜明皆坎壇之號雩者爲旱求雨故兼言水旱董膠西曰雩求
雨之術吁嗟之歌兼哭泣以成發氣故發氣吁嗟其名爲雩周
官司巫國有大旱帥巫而舞雩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舞師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巫旱暵則舞雩求之陰故舞用羽
巫用女稻人早暵共其雩歛稻者水穀尤急水故旱而雩稻人
共發歛之事而黨正春秋祭崇注云雩崇祭水旱之神爲壇位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七

如祭社稷然則雩亦可名爲崇矣正雩在夏之四月龍見而雩
龍星謂角亢立夏後昏見東方五禮精義曰自周以來恆星差
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於是議者請孟夏
大雩必在立夏之後乃得龍見之節而春秋以爲常祀故夏之
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爲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
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曷爲秋雩亦謂之過哉穀
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書月雩
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
可以雩書月則時窮力盡矣請而得雨則書雩請而不得雨則
書旱及大旱甚則書饑及大饑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雨故必時
窮力盡而後請焉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

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春秋有冬雩而無春雩明春無雩理而黨正春秋祭禘非皆雩禘也故我謂言禘則兼雩言雩不兼禘者以此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春秋不徒書雩必書大雩說者謂卽月令大雩帝用盛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則惟天子得行之雲漢之詩曰旱旣大甚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皆早暵之象四章羣公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宮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謂修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爲雩惟祀上帝悉罷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八

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此惟天子則然乃謂魯之雩祀亦然則不能無疑焉穀梁謂時非大旱則不雩大旱乃雩故曰大雩且雩者乃請於上公非上帝也愚謂魯得郊天雩壇在南後世改在東非是君親帥羣臣而請蓋請於上公以達上帝云爾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必雩帝然後謂之大哉大水用攻大旱用說春秋繁露曰大水者陰滅陽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脅之大旱者陽滅陰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公羊謂救水以鼓衆非攻也而考異郵分旱爲四部一雩禮一禱禮一早不爲災一早氣所由備見月令孔疏故不著

莊公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注禮百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僖公

十一年傳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

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乃惠公夷吾也王立之故復賜命受王恠執玉卑拜不稽首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二十八年傳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

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侑侑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九

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文公

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成公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襄公

十四年傳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

之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故十四年先賜之命

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

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今余命女環

靈公名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

哉無廢朕命

昭公

七年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

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

皇清經解

卷音四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十

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竹書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右錫命七見於經者三見於傳者四

古諸侯受命於王皆於王所是為寧侯謂有功德之侯不屬於王所者是為不寧侯謂無功德而有暈之侯然則不屬於王所而偃然在國受命于王者皆無功德而有暈之侯也觀禮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受舍於朝乃廟門外之朝侯氏入覲出遂行三享三享畢告聽事禮成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於舍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四馬次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使者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北面再拜稽首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天子

錫命諸侯受命有如此者其見於詩則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來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之祭服之韠而采芣諸侯來朝曰韎韐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然則未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歟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卽覲禮所以賜侯氏者又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以時來見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是以賜予之而韓奕乃韓侯八覲其詩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其卒章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知未八覲之先已策命爲侯伯矣且云王親命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王錫韓侯

侈陳其盛卽覲禮所謂重賜無數在車南者古之錫命諸侯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十一

於詩者又如此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辭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蓋賜諡讀誄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謂命者加我服穀梁亦云生服之死行之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愚謂死而加服乃襚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王之誄辭亦曰命所以尊之故小史讀之曰誄天子賜之曰命桓公生不朝死乃命故特書以示譏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八覲于王惟成十三年一如京師而已故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或引漢時郡縣之吏加爵賜金皆來錫而未嘗往受以駁穀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周官大宗伯王命

諸侯則饋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

司几筵凡大朝觀大

饗食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籩依依前南鄉

賓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祭

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是也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說者謂王命諸侯不必在祭日特設祭以命之故洛誥王命周公後文武各一牛此特祭以命之之禮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遙使以命之者穀梁正論蓋傳自仲尼之徒矣古者天子立則輯瑞諸侯薨則歸圭故虞皇清經解卷言四二惠學士春秋說帝受終文祖輯而復班諸侯諒闇三年更加爵命春秋天子不輯瑞諸侯不歸圭傳稱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情我不知所受何玉也典瑞治德結好則以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晉惠及文成二公未聞有德王來錫命亦執琬圭以致之皆非禮也唐風無衣武公始并晉國爲之請命乎天子天子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說者謂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故詩人刺之然則春秋三錫命豈可謂之禮哉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春秋致女士昏禮所無足

穿鑿安甚

十有四年夏五

闕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案傳夏五乃衍文非闕文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

鄭有子人氏以字為氏也是年春公會鄭

伯于曹

宣公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

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孔疏云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

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弟更親於衆公子也母弟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為謀首推此而觀則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鱗出奔皆所以舉其兄陳招宋辰亦稱弟者所以舉其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

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

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

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襄公

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
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辜也
穀梁傳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
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十四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
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

孫林

納我者死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
之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嫺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嫺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
敬嫺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所
謂鱄實使之也子鮮與獻公皆敬嫺之子
故左氏謂之同母弟而宋人力攻之異哉 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

公羊傳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

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衞地食衞粟者昧視彼

何注云獻公雖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雉惡而鱣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也

穀梁傳專即鱣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

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

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

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衞專之去合乎春秋鄭康成曰專與甯喜

約納獻公公由喜得人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重盟約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己者是惡而難親也專懼禍

將及見幾而作合于春秋不亦宜乎

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左傳初王僖季卒靈王弟其子栝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

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

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栝欲立佞夫佞夫弗

知戊子僖栝圍為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

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栝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

弟佞夫皐在王也

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

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遷五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皐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見前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元年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

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

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六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定公

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

左傳宋公子地嬖躒富獵地與辰皆宋景公弟而十一分

辰獨稱弟者其母弟也

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地辰公之母弟曰子分室以與

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魑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

尊及卑也

地乃辰兄仲佗石彊亦非卑者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孝弟仁之本莊子曰仁道大矣孝不足以言之謂仁道所包者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非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爲語辭宋儒求其說而不得遂訓爲仁猶行仁則孝弟非仁之本乃行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道固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七

大孝弟之道豈小哉大孝謂之大仁不孝不弟謂之不仁以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孝弟與仁岐而爲二矣且孩提之子烏識所謂行仁而無不知愛其親也然則孝弟也者根於性出於天不學而能不言而喻此天之所與我者受中以生得之最先者歟仁之未發者曰本發者曰端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君子觀其端則知其本故曰孝弟仁之本商之夷齊二子兄弟俱逃衛之伋壽二子兄弟爭死皆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伋壽之死衛朔構而成之故孔子作春秋深惡衛侯朔兩斥其名而錄二子乘舟之詩千古讀其詩而悲之以爲天倫不滅一在首陽山一在莘亭道所謂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者以此由是推之爲仁民廣之爲愛物舉斯心而加諸彼所以擴充其親親之

仁而仁遂覆被乎四海自古治天下國家者惟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春秋尊賢故譏世卿親親故重母弟兄弟皆親也曷爲獨重母弟哉曰非此之謂也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故父謂之至尊母謂之至親兄弟皆親尤親於母弟豈謂母弟獨親乎天下惟有仁與不仁兩塗仁之中有至仁焉不仁之中有至不仁焉仁之中有至仁者匍匐而救凡民之喪不仁之中有至不仁者殘忍而殺同母之弟以爲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矣是故春秋於隱元年夏五月特書鄭伯克段于鄆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尚不有於母又何有於母弟故既克母弟于鄆遂幽母氏于城穎而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六

則親親之仁絕矣我故曰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此人倫一大變也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二傳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叔段出奔傳無實蹟皆得克之之義俗儒趙匡以爲克者君克臣之名雖天子伐諸侯勝之亦曰克以此說春秋不亦妄乎又駁左氏寘姜氏于城穎以爲詭妄趙匡之妄若此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云然覈之於經其說良是趙匡駁之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子干比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乎苟非母弟則皆稱公子亦春秋之達例歟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媯故

胙之卒鱒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爲此說者不知春秋之義本乎聖人之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觀其辭則知其情亦得其義矣春秋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或盡其親或沒其親陳哀未爲不友故陳招特稱弟所以盡其親鄭莊狼戾不仁故叔段特去弟所以沒其親說者謂招殺兄子未嘗推刃於兄非也叔段何嘗推刃於兄哉陳哀縊死實招縊之非推刃於兄乎故盡其親所以惡招沒其親所以惡莊云爾說者又謂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爲謀首然則宋辰據地以叛獨非謀首乎曷爲三稱弟也宋景無道以寵向魍故而其弟出奔仍入據蕭大爲宋患而春秋三稱弟者以鄭莊志欲殺弟宋景本無害弟之心而宋辰以憾而奔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

惠學士春秋說

九

仍入而叛故稱弟以擧辰則去弟以擧莊益信衛鱒出奔亦稱弟者罪鱒歟抑惡獻歟之歸國鱒之力也而以獻殺甯喜而出奔故何氏以爲守小信而忘大義然織絢邯鄲終身不仕賢於宋辰遠矣則春秋惡獻又何疑趙匡之論宋儒從之且爲之說曰先儒所謂母弟者益嫡子同母之弟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經書衛侯之兄縶傳稱嬖人媧蛤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爲靈公則是縶與元同母公羊以爲母兄有明徵矣皆嬖人之子非嫡也然則同母弟皆皆嫡子之弟哉宋儒好言義而不考其事與其文往往失之又云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道也天下豈有禽獸而知母弟者乎若鄭莊者誠可謂近于禽道矣愚故表而出之後之學

者詳焉宋儒謂孝弟非性中易嘗有孝弟來愚所未達

桓公

九年冬曹伯使世子射始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

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

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

出入無惡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僖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春秋公子賈于先君唯世子母

弟以今君錄親親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戴左傳作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公羊亦云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秋盟于富母謀鄭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

公羊經文有鄭世子華

左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左傳作頤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繪人于戚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

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傳稱九月案經七月同盟于京城北至九月復悉師以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苒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八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見弃

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元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

合左師向戍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

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

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母與左師則皆曰固間之公囚太子

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間之晤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

其無辜也乃亨伊戾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

祭衛侯辭以疾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

案夏四月誘殺蔡侯般遂圍蔡秋諸侯之大夫會于厥憇謀救

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明蔡是時已立友爲君矣故申無字謂之諸侯公羊亦有未踰年之說其稱

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益以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誌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五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歔飢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卽止自責而責之也

公羊謂書弑以聽止書葬以赦止蔡景公亦書葬豈舍般哉止出奔

晉此實事也穀梁得之
師友傳聞并載其說

定公

十有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
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
艾豨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
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
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來奔

哀公

二年夏

傳稱六月乙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焉

右王太子及諸侯太子來朝會盟征伐或父在出奔或
復歸反正或父殺子或子弑父或殺兄之子或執未踰
年之君皆稱世子

古有國君世子生之禮告于君接以大牢三日卜士負之保受
之大夫之妾士妻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接
子擇日謂三日之中必選其吉冢子則大牢非冢子則降一等
及三月名子則君與夫人沐浴朝服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此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所以書于策也傳稱子同生以大子
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之曰同宗婦卽所謂世婦
抱子者其接之負之食之皆與禮合蓋三月命名于路寢且告

廟而追書其子生之月日傳固明言以太子之禮舉之矣曷爲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爲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後世策拜臨軒初生之時未得卽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其始書子般卒者慎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上之雖王世子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子然諸侯亦然其異者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稱賓之以上卿上卿者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繼子男之後僖八年洮之盟陳世子款繼許男曹伯成十五年戚之盟宋世子成亦繼曹伯而在齊國佐前與上卿同列蓋世子之未誓于天子者歟獨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五

齊世子光八列於會盟征伐其五會皆繼子男之後則亦未誓于天子也其三伐則與子男同列一在滕薛上莒邾下二在衛曹下莒邾上故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春秋莒邾滕薛皆小國之君而滕薛尤微私屬于宋幾不成國光初先於滕薛後遂長於莒邾故公羊以爲驕蹇左氏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先滕薛然則襄十年伐鄭齊崔杼亦從焉蓋世子在師雖國之上卿亦不序光先滕薛且長於莒邾者非驕蹇也實崔杼請于盟主盟主請于天王而誓之爲世子矣光之立也崔杼之力能立之亦能弑之春秋政在大夫其禍烈矣哉昭八年楚靈既誘殺蔡侯般遂圍蔡夏殺其君冬滅其國而執蔡世子友父死子立猶未踰年依春秋之例當稱蔡子友曷爲仍

稱世子公羊謂不成其子故不稱子蔡侯般弑父而自立楚子誅之則世子友乃誅君之子不當立故不成其子然則春秋書子某卒者成其子亦所以成其君也書稱子釗春秋亦當書子猛而變其文爲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何以知猛非適子歟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蓋自太子壽卒至是八年矣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於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之文曰王后無適則王猛亦非適子之弟也如王猛實適子之弟而王子朝以庶篡適晉士伯又何必立于乾祭問于介衆而後不納子朝之使哉說者謂子朝雖長其母賤王猛雖少其母貴母之貴賤則無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美

聞焉留此存疑以待後學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稱許悼公瘞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蘇子由引律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蓋君父不可以言誤也然其義見於易愚於易說既言之矣易无妄之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許悼公病瘞所謂无妄之疾也又焉用藥且藥豈可試哉故孔子發明其義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能殺人試之而死藥殺之歟抑人殺之歟必曰人殺之況君父有疾尤宜詳慎亦以藥試之而死故君子被以弑君之名以戒後世之爲人子爲人臣者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稱蒯聵欲殺夫人南子而不果懼而出奔靈公盡逐其黨及靈公死夫人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之子輒在遂立之明蒯聵出亡東宮虛位傳稱靈公遊於郊郢

爲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則是靈公欲立郟仍未立而死衛之
世子非蒯躓而誰故春秋一奔一納兩稱世子正其名所以惡
輒之立也夷齊兄弟讓國孔子許其仁蒯輒父子爭國不仁甚
矣孝弟根於性故不孝不弟謂之不仁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
無孝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僖公

案桓十二年冬衛宣公卒十三年春二月惠公在喪而行師不稱子說者謂兵革變禮非也其義見後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傳云在喪非謂未葬也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惟公侯爲然伯子男在

喪稱名故鄭忽雖既葬亦稱名此春秋達例而杜預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康王在喪稱子未小子王曰小童猶小子云爾康王之誥傳稱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又稱子一人到天子自稱名亦在喪之辭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三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此說誤左氏在禮柩喪之說得之

在堂上孤無外事今皆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何氏注公

羊曰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右衛文公既喪成公出會諸侯稱子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

右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稱子序在鄭伯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右陳穆公卒經不書葬共公出會諸侯稱子亦序在鄭

下

成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景曹宣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上與皇戍如楚

獻捷

右宋文公衛穆公卒未葬宋共公衛定公會伐鄭不稱

子案成四年鄭襄公卒既葬未踰年鄭悼公伐許不入例者蓋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春秋未有

諸侯會盟征伐而稱名者辭窮則同故不入例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厲齊靈宋共衛定

曹宣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一惠學士春秋說

天

鄭

右晉景公有疾立其子以為君稱侯以伐鄭

定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或云諸侯在喪出會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如其然陳懷公在喪而出侵楚是以師行也曷為亦稱陳子哉

哉

右陳惠公卒未葬懷公會侵楚稱子序于衛下鄭上案

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未葬晉襄公敗秦師于殽稱人不稱子亦不入例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

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各居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

文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宋桓公未葬襄公會諸侯稱宋子衛文公既葬成公會

諸侯稱衛子者降其等也曷爲降其等春秋公侯爲一等齊侯

公宋公先衛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伯先許男許男先曹公侯在喪伯滕子先薛伯爲一等

不敢當君位則降一等稱子伯子男在喪窮無所降直降稱名鄭伯寤生卒世子在喪而出奔不稱鄭子而稱鄭忽者以此若

夫會盟征伐未有諸侯而生名者公侯伯子男在喪皆稱子辭窮則同故也春秋正名之義不明久矣杜預又以邪說汨亂之

不可以不辨衛成公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曷爲不稱衛侯之弟武而直稱衛子衛侯不友故不稱弟而直稱

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一惠學士春秋說无

衛子晉文及叔武亦不能無辜焉傳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

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武者叔武也次于魯僖長于蔡莊益晉文請於天王而命之

爲諸侯矣王命諸侯故稱名及登策書仍稱爵而衛子次于鄭伯長于莒子非諸侯而何禮有子攝父未有弟攝兄衛侯使叔

武受盟不聞使之攝其君之位乃進則與魯蔡同班退則與鄭莒並列叔武亦儼然受之而不辭雖無篡之志而有篡之嫌或

訴元咺立叔武者非誣也說者以爲叔武無辜衛侯殺之如其然則春秋曷爲不書衛侯殺其弟武且叔武之死元咺訟于晉

坐獄于王庭其事藏于周府徧告同盟布在諸侯之策君子修春秋而削之獨於踐土之盟直稱衛子非徒衛成不友抑亦叔

武不臣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公羊雖盛稱叔武之賢而以逐衛侯而立叔武乃晉文之臯衛之禍晉文爲之也不亦信乎三年之喪金革變禮僖三十三年晉襄公在喪而敗秦成三年宋共公衛定公在喪而伐鄭皆所謂金革變禮也古之行軍以喪禮處之見老子說者謂諸侯在喪出師變喪容之慘盛軍容之飾則

我未之前聞晉人猶服墨衰宋衛居然稱爵此何禮也是時伐鄭晉景主兵君子謂晉景奪人之親宋衛二子亦自奪其親不恕不仁甚矣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然則經書晉侯者大子州蒲也後之人疑之以爲左氏誕妄不足信父老而傳之子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故禮稱宗子之父蓋身爲宗子而其父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二惠學士春秋說猶存也且父在而傳位於其子在春秋以爲變在後世以爲常春秋有譏父老而子代從政者故晉侯在而立子以爲君直書之以示戒又何疑焉孟子善說春秋其說春秋也則曰其事其文其義其義在經其事其文在傳後世俗儒蔑傳而尊經則其事其文盡亡而其義亦亡矣名爲尊經而實蔑之何尊之有哉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孔疏大司馬中冬教大闢遂以狩田爾雅冬獵曰狩周之春正月卽夏之仲冬也國內狩地是其常不書必于郎于禚蒐于紅及比蒲昌間非常地乃書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夏不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尔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日乾豆第一殺也自左臠射之達
於右臠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豆狀如盤
臠毗小扶了二反三倉云小腹兩邊內說文云脅後髀前
肉臠魚俱丑苟二反說文肩二曰賓客第二殺也自左臠射之達于右臠遠
前也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
方死難故以爲賓客也三日充君之庖第三殺也自左臠射之達于右臠中
賜謂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爲
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逆豫陳美所以共承宗廟
示不忘武備又田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議承時也
周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
以養微簡羊紿子小
二反一作脰音賢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周禮中春

穀振放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孔疏大蒐大閱公身雖在例不書公

大蒐在城內此非田
獵亦在城內可知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注此年簡徒

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
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
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王左氏無傳或云火田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
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王者何邾婁之邑也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二傳作部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

讐狩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在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孔疏釋天云出為治兵尙威武也人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壯者在前故曰尙威武入則老者在在前故曰反尊卑此治兵于廟軍旅之衆廟不能容蓋告于廟習于巷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治公羊作祠出曰祠兵殺牲饗士卒八曰振旅皆

習戰也八嫌於廢故復振訊

穀梁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昭公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八年秋蒐于紅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衡革車千乘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

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葉葛一作褐質樵也葉門中臬流旁

握四寸為握車御擊者不得入擊古帝反挂也又紐也車

軌塵馬候蹄掄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

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

取三十焉其餘以士眾以習射于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

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

而賤勇力也穀梁以秋蒐得正欲見以正刺不正

十有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叔向日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范甯注穀梁謂時有小君之喪不議喪蒐者重

守國之衛安不忘危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定公

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則微者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

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

右大閱一治兵一焚一狩三蒐五凡教民習戰國之常

事不書非常乃書

天王狩于河陽不入例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春振旅辨鼓鐸鑼鐻鏡之用

其田以火弊夏芟舍辨縣鄙州邑之名其田以車弊秋治兵辨
旂廬旒旐之號其田以羅弊冬大閱戒衆庶修戰法其防尤廣
其禮尤嚴較三時爲大故以大名其田以徒弊此四時之田皆
所以教民習戰且致禽獻禽春祭社夏享禘秋祀方冬享烝皆
國之常事也故四時之祭禴祀烝嘗四時之田蒐苗獮狩春秋
皆不書必有故然後書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周之孟春夏之中
冬也狩得其時曷爲書于策哉左氏謂書時公羊謂譏遠何氏
謂諸侯田狩不過郊其意以爲狩雖得時而郎在郊外故譏之
古者田皆在野野有險易虞人芟除以爲防爾雅郊外謂之野
何氏乃云狩不過郊豈其然乎昭九年冬築郎圃左氏亦以爲
書時不譏其遠爲公羊之學者皆以爲夏不田取之苑圃則似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惠學士春秋說

三

郎圃非遠地桓十年來戰于郎公羊又謂郎近乎國戰則言近
狩則言遠學者惑焉愚謂桓狩于郎莊狩于禚禚遠而郎近郎
正而禚不正春秋欲以正刺不正故書于策非譏其遠也孔疏
謂大野乃魯之狩地猶鄭之原圃秦之具圃哀十四年西狩于
大野得其地故不地又何所據而以大野爲狩之地乎且郎在
高平方與縣東南大野亦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孰遠孰近必有
能辨之者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
兵卽周禮中冬教大閱中秋教治兵歟非也左氏謂三年而治
兵八而振旅何氏謂三年大閱五年大蒐然則二者皆三年一
行國之常事而特書之者大閱防齊難治兵欲圍郕也曷爲防
齊難齊與紀皆魯舅甥之國齊欲滅紀紀來諮謀公爲之請婚

於王故八年遂逆王后于紀至十年三國來戰齊獨主兵非以魯曲爲紀謀肯於齊而黨於紀歟不然齊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雖怒齊人焉肯以燕師助之哉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公羊二家謂之火攻且以咸丘爲邾邑則不然咸丘魯地在大野之南周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既蟄而以火田未爲時失曷爲書而譏之禮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皆教民習變之事周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從之鄭司農謂三月本昏時心星見于辰則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則內火本者星之本位見與伏皆據月半後而言鄭康成謂祭社是春蒐田之禮中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三五

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民乃出火然則出火在季春火田在中春十二月非其時故譏之說者謂出火乃陶冶之火若田獵則自冬至春皆得火田故爾雅曰火田爲狩愚謂羅氏蜡作羅襦謂罔羅禽鳥鄭注以漢法證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則似冬田亦得用火衆說雖殊當以周官爲正春蒐火弊國之法也且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除陳生新牧師焚牧亦在孟春苟非其時失火有罰放火有刑十二月焚咸丘是爲野焚萊非時放火已違火令而廣原大澤盡燎爲灰不仁甚矣故謹而志之云爾說者謂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大蒐于比蒲一昌間一又連歲于比蒲者再獨異于它公乃見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

各恃兵威以爲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之可任者以植私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思案成二年戰于鞏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將則魯舊有四軍至襄十三年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各將一軍及昭五年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兼將二軍孟孫叔孫各將一軍仍舊四軍盡屬三家而公無一旅一卒之衛矣故再求謂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之車亦足以敵齊之衆也春秋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獨異於餘公者以此然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闕猶大闕桓六年大闕亦不言公豈政在三桓哉春秋惟符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

若云公大

闕公大蒐則不辭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三

學海堂

白田草堂存稿

寶應王編修懋竑著

論尙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尙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爲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爲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爲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考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蓋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晁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一

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秦晉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卽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紀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東晉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

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
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
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
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
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
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
方輿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敘
錄而申論之又考鄭註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
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奧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
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
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
皇清經解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一一

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
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註
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卽壁內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
不傳蓋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
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
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
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歿
尙修楚辭註改大學誠意章註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
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問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古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考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敘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澀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訛缺非書之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敘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間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旣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解而亦不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衛序語而顏氏註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註盛行學者一依顏註而並史

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吳氏尙書敘錄雜敘儒林傳及衛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書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尙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衛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蓋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聲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四

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註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註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

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錯其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註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註而雜以安國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註古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古文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皇清經解

卷之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五

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僣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註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卽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二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

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
敘齊魯聞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二家春秋有公穀
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卽先秦之
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既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
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
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

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
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

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爲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六

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
及考劉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
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秘府有
古文尙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爲古文之學
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
考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
璜塗暉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
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
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旣略
而不註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
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絕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註云云此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鄭註而僞造也正義又云鄭註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秦書二篇爲二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舜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七

卷除去八篇故爲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僞造古文而鄭註承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爲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註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僞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爲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尙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僞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

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卽以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僞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馬融王肅鄭元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傳序不爲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爲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秦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八

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元亦云民間得秦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秦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秦誓則後人皆不可詳考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秦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秦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爲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

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三十一卷
或其中有別出者疑卽盤庚一篇也

然史

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
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

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

疑爲後人所增加

正義以太史公見秦誓武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

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疎略不應至是而以劉歆書考之則泰

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王馬之經造孔傳舜典

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

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

皆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註相承云梅賾上孔傳

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慎徽

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九

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

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

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註無施也按此則姚方輿本

乃采王馬註偽造孔傳而並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

肅註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慎徽五典之上而

用方輿偽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

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

辨之者敢因釋文而並申之以俟後人之考正焉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爲一卷卽伏生之二

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註爲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

增加或其字有訛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

元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爲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爲亡篇班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註十一卷鄭元註九卷王肅註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註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註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爲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去泰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爲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註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耶此不可考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註逸書有舜典皇清經解卷言四十三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十

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卽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皋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

明梅鷟雜喻義皆攻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余曾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考之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爲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爲之說者多汨其解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爲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

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爲祖而不爲宗繼別之子則爲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大槩以最長者一人而有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二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爲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爲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爲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爲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爲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十一

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爲大宗一爲小宗又不得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爲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爲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爲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爲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爲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爲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爲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爲長故以魯爲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

年而勝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
一君後爲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爲一宗王季之穆爲一宗文王
之昭又爲一宗武王之穆又爲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雜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
失而非禮之正也

此以國君爲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孟子序說考

按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
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
十六年稱王爲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
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
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
皇清經解卷之四十三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士

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
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
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
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考焉至仁山
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
子以爲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
子今王立其敘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諡惠成王
卽惠王今王卽襄王也

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冢人發古冢
得之晉書言發魏襄王冢其曰或云魏
安釐王家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已
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爲今王也

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卽無哀王此可爲

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爲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註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

語錄謂發安陸王家此襲音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爲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按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致爲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爲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一十五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年孟子年蓋逾八十而致爲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考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爲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爲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爲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子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卽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

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後元年爲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既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

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此死者一洒之語考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

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

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

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通鑑

卒於周顯王之三十六年史記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下減湣王之十年

齊湣王卽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十四

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通鑑卒於周赧王之

而移宣王之十二年史記湣王在位四十年通鑑在位三十年

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

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

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

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

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

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

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

識此意

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

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

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

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年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
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諡卽門人記
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
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
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
六七十年矣必不及見湣王之歿也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年此爲最得而仍謂孟
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
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註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
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爲已遠又云數
獻地於秦考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
收地至河而不言獻地
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
家至襄王五年始子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蓋通言之非必二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一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十五

十五年前事也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
可以屬之惠王此集註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爲定也七邑
今史
記作入邑張氏存中謂與集註不合未知孰是今按索隱註古
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註蓋據元
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湣王則荀卿所聞史
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註之
據史記以疑孟子爲未然此皆失之不詳考而漫爲是言也又
據戰國策以伐燕爲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
按蘇秦於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不
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卽位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
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爲無

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淳齒事證之湣王爲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以齊湣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訛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修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考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別以一器盛水寘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去

於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白從皿兩手加於皿而水沃其手也皿卽盤也內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爲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饋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爲之說亦非是尙書顧命王乃泂頽水孔疏以泂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頽自是兩事內則雜鳴

咸盥漱不言類子事父母而垢燂潘請醕醕類古全字與二日具沐

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類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類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醕之一條也

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考者合只據大戴禮以爲盥盤則可而謂盥類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爲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鬯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鬯沃盥用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寘於盤上水在鬯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爲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三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七

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乃因其說而申辨之左傳奉匭沃盥疏曰說文云匭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白水臨皿然則匭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匭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鴈麋鹿記疑

孟子顧鴻鴈麋鹿趙氏無注集註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而麋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註亦不復深考也今按毛傳大曰鴻小曰鴈孔疏云鴻鴈

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
傳辯之曰大曰鴻小曰鴈也據此鴻雖鴈屬而非一類其謂鴻
爲鴈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
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
冥弋者何篡焉則或以鴻鵠並言或專言鴻而不及鴈也月令
鴻鴈來鴻鴈來賓鄭註今鴻皆爲候至鴈北鄉止云鴈夏小正
二月鴈北鄉九月遺鴻鴈又並及鴻尙書孔註陽鳥鴻鴈之屬
大抵鴻鴈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卽鴈也索隱史記
註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並黃鵠也此解又別是陳涉
高帝揚子所云皆非鴻鴈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
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似鳧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六

其說鴻形色自與鴈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鴈則鴈亦有白者而
非卽鴻也

陸璣之云見正字通所引而於詩疏無考疑出陸佃埤雅佃誤作璣也

凡此皆無確說

姑記於此以俟考焉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
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卽
麋麋卽鹿也爾雅麋牡麋牝麋其子麋鹿牡麋牝麋其子麋固
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
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
麗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註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
麋爲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鴈之例言之爾

夏小正十一月隕麋角而五月不言隕鹿

角當是說文

說文鴻鵠也雁鳥也其訓鴻與鴈絕不同鳥部又有鴈字賦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卽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與鴈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鴈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而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鴈而無鴻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說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考而質之

玉山講義考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側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意若呂燾所記自是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九

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考焉

玉山講義程瑛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因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

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搏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

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

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与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可必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孰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

於道體之全無有關處矣

按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仁義禮智四者卽孟子非由外鑲我我固有之之意只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耶又後云就日用閒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謂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却未之及至呂燾所記則直以識認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與玉山講義相背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蠶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

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旣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

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出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爲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立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

皇清經解

卷之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尊堂存稿

五

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邈其情而逆知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熹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如何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真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以得

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昏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膠轕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蓋由不細考此數書之意而爲呂錄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有箇深造自得氣象以考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後其弊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弊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美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

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按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却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卽云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既云識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卽云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卽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目如此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七

也呂壽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與呂壽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

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爲明了玉山講義蓋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壽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耶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天

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按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是甚模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國秀問向會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

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
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
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
樣物事在內禮智亦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
樣故發而爲惻隱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
而爲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
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
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
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
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
事而今便把來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五

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
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
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竅玲
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滓滓地莫之通曉
也

呂誥錄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於
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
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
其用則爲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
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
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

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
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
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按呂壽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壽錄
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其
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考之則斷斷非朱子語
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
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又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
之及如壽錄則竟以識認尋求爲工夫程子嘗譏呂氏求中於未
發之前爲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
呂氏之病壽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皇清經解卷三百四十一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與驗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得也故錄玉山講義
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壽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壽錄
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壽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會得
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
今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值而
呂壽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問身心性情之德則此
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
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值
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卽玉山講義答
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壽

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李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之刊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值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况語錄乎呂燾所錄斷不可信故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爲主蓋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

既有誤

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三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卽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卽理也則天理渾然卽性也玉山講義已發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珙之問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

耳答陳器之林正卿又因玉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未附此一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非字疑當作所與此章之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

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乙卯後

按此書爲程子四箴言却可爲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義前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非是說做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三

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做工夫處其答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不及後段做工夫之說呂燾錄蓋誤認此決非朱子本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是錯認了話頭也故附此條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考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爲孝弟之本論爲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按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爲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若如呂燾錄則

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處全非朱子之意矣
以此書證之則呂錄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
虛靜少間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那塊然底
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會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
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
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
底虛靜何用也

沈備
錄

按呂彙錄在己未沈備錄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出也
沈錄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二云黑底虛靜者則如
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三云白底虛靜者則由講論考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王編修白田草堂存稿

重

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即大學之物格知至
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爲言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
自極分明呂錄則增入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錄大不同
明繫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
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
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
敬而無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反謂其中夾雜鶻突而所云
識得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錄
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

明矣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三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